

关于短内式铜戈相关问题的再检讨

成璟璐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摘要: 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短内式铜戈, 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结合这种铜戈的命名、名称、起源、传播以及年代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并对燕下都辛庄头遗址30号墓葬出土的短内式铜戈的出现背景做了分析, 结合最新材料, 提出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

关键词: 东北亚; 短内式铜戈; 辛庄头30号墓;

中图分类号: K871.3 **文献标识码:** A

基金项目: 吉林大学杰出青年B类项目(项目号: 2010JBQ29)、吉林大学种子基金项目(项目号: 2011ZZ005)以及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与吉林大学青年教师创新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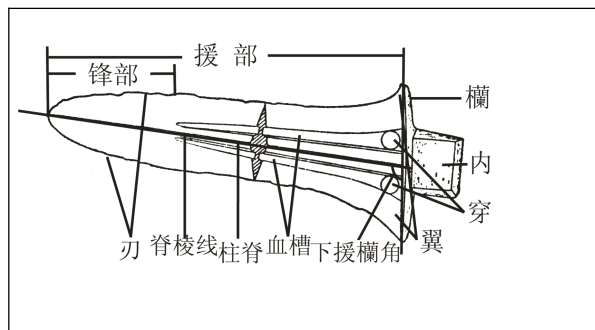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成璟璐(1978-), 男, 汉族,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副教授。

作为东北亚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半岛考古应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双方学术交流尤其是语言沟通的障碍, 我们对与我国东北考古密切相关的朝鲜半岛考古了解甚少,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术研究的良性发展。事实上, 朝鲜半岛组织的考古发掘、出土的考古资料以及开展的考古研究都与我们的考古学研究工作有很大的相似性以及可比性, 我们应该将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资料整合起来, 置于整个东北亚甚至世界的范围内来考察这些资料, 从而才有可能得出更为全面、更为合理、更为科学的研究成果。笔者长期致力于朝鲜半岛青铜器时代考古学的学习与研究, 也曾对朝鲜半岛及中国东北地区的考古学资料做过一些整合性研究, 这些成果在学术界发表后, 有的得到了认可, 也有一些观点得到了商榷性意见, 但针对一些意见, 笔者认为有必要做一些补充性或完善性的说明, 朝鲜半岛出土短内式铜戈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一、命名问题

因为这种铜戈中国境内出土数量很少, 对其的研究也不多, 大部分是日韩学者在考察本国铜戈时对中国材料的附带性研究, 并且由于各位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的研究角度或者研究视野有所不同, 因此, 学术界对其的命名不甚统一, 比较混乱。例如, 有些日韩学者主要考虑到这种铜戈双翼的形态, 认为中国辽宁地区出土的这类铜戈与韩国、日本出土的铜戈没有直接联系, 应该是两类铜戈, 所以予以分别为“辽西式铜戈”^[1]或“辽宁式铜戈”^[2]与“韩国式铜戈”^[3]或者有些日本学者称其为“朝鲜式铜戈”^[4]; 更多的日韩学者考虑到这种铜戈与细形短茎式铜剑的相互联系, 直接将其称为细形铜戈”^[5]; 中国学者多参考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戈形态, 将其称为“异形戈”^[6]或“双胡戈(胡刺戈)”^[7]。笔者在对中国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出土的青铜器做了系统调研后, 考虑到这种铜戈以及短茎式铜剑等起源于东北地区、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青铜器, 可以考虑命名为“短内式铜戈”^[8]或者属于“东北系青铜武器”范畴内的“东北系铜戈”^[9]。我们可以看出, 这些命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出土地名来命名的方式, 另一类则是铜戈的形态来命名的。关于笔者在命名问题的主张, 已经在其他文章中有较多的论述^[10], 此不赘述。并且我们同

样坚持主张，短内式铜戈与短茎式铜剑以及透尖柱骹铜矛是东北地区武器的重要代表，并且在战国中晚期阶段随着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传播到了燕山以南包括燕下都在内的周边地区^[11]，同时，从近期辽宁省葫芦岛市东大杖子^[12]、于道沟^[13]等遗址的发掘资料来看，这种交流的路线是经过辽西地区东缘、大凌河发源地之一的建昌、葫芦岛一带的。



图一 短内式铜戈各部名称

关于短内式铜戈各个部分的名称（参照图一），我们参考中国中原地区东周铜戈的主要名称，可以直接使用援、内、櫟、穿等这些基本名称，唯有胡这一部分，考虑到东北地区短内式铜戈的特殊形制，我们建议这一部位改称“翼”比较妥切，这种命名既是出于对其形态的考虑，也综合考虑其形制演变特点，应该是与“胡”的功用有所去别的。

二、起源及辛庄头30号墓出土短内式铜戈的相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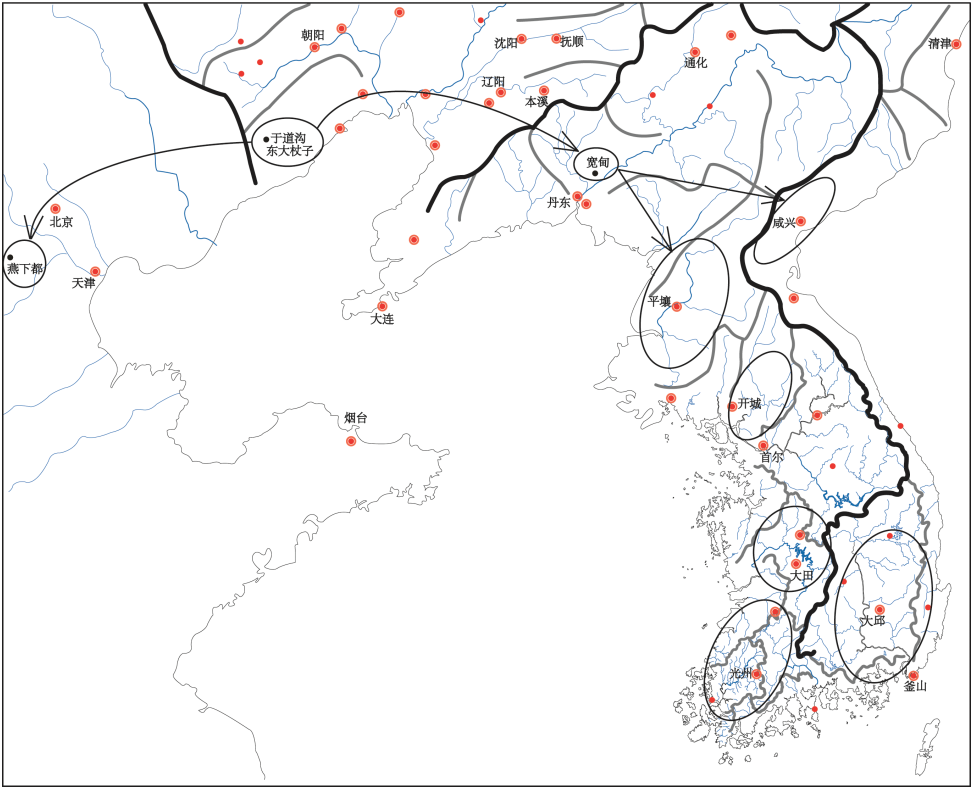
关于朝鲜半岛出土的这种短内式铜戈的起源问题目前学术界大概有三种说法。上世纪七十年代崔梦龙在首次系统研究韩国出土的短内式铜戈时，曾主张这种铜戈起源于中国，并且更进一步指出其祖型应该是秦戈^[14]，此后也有部分韩国学者也追随此观点。第二种说法是以李阳洙等学者近年来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朝鲜半岛的短内式铜戈是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琵琶形短茎式铜剑传入半岛后，经过本土化，与细形短茎式铜剑一起在朝鲜半岛产生的，而中国东北地区的短内式铜戈则应该是本地的琵琶形短茎式铜剑与战国燕式戈结合产生的，燕下都的短内式铜戈则直接有朝鲜半岛输入^[15]。比李阳洙的观点稍早一些，笔者在全面考察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的短内式铜戈，特别是2007年在辽宁省宽甸博物馆直接确认一件短内式铜戈后，提出短内式铜戈应该就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更具体一点的话就是直接起源于辽西地区大凌河发源地之一的建昌、葫芦岛一带^[16]。后来有部分学者考虑到辽宁省宽甸博物馆所藏铜戈的年代问题，对笔者提出观点表示怀疑，同时也主张燕下都的短内式铜戈也是由朝鲜半岛传入的，具体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末-2世纪初^[17]。

对于短内式铜戈的起源问题，我们首先要考察中国东北地区出土的短内式铜戈与朝鲜半岛出土短内式铜戈之间的联系。尽管东北地区出土的这种铜戈数量不多，分布区域也相对集中，只有在辽西地区的建昌、葫芦岛以及喀左一带与辽东地区的宽甸有零星发现，但仔细考察其共出遗物以及形制演变趋势，我们仍然坚持短内式铜戈是短茎式铜剑与中原地区普遍发现的与之年代相当或略早的东周铜戈融合形成的新的青铜器种类，并且在燕下都遗址出土的W23T1Z1: 57与 W23T1Z1: 58两柄铜戈是短茎式铜剑与东周铜戈融合形成的另一种新的青铜器品种。同时，在辽西地区起源的短内式铜戈，伴随着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密切的文化交流与细形短茎式铜剑、粘土折沿罐等文化要素由辽东地区跨越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参见图二），并在其后约200-300年间流行于整个半岛地区，直到秦汉之际铁器文化普及的时候才逐渐衰落下去。

有学者参考共伴短茎式铜剑的年代，认为于道沟90M1:4这件短内式铜戈的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的公元前3世纪前后，从而以此为标尺建立了短内式铜戈的年代序列^[18]。但经实地调研得知，于道沟遗址M90是村民发现后，工作人员对其清理的一个墓葬，里面的出土遗物以及共伴关系已经完

全混乱，因此不足以作为相对年代的判断标准，而参考与于道沟遗址相去不远而又有很多关联的东大杖子遗址的出土资料，于道沟M90:4的年代是应该早到战国中期的。

对于燕下都辛庄头30号墓地中出土短内式铜戈的年代问题，笔者已经根据其墓葬形制、出土遗物以及历史文献等记录，赞成发掘者战国晚期的推测，并进一步主张其年代应在公元前250年前后^[19]，这与大多数学者对燕下都遗址的年代^[20]，尤其是辛庄头30号墓年代的判断大体一致^[21]。尽管公元前3世纪末-2世纪初的主张^[22]与笔者的主张年代相去不远，但众所周知，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以及随后不到15年之内实行的各种统一政策，使我们无法相信公元前3世纪末-2世纪初的西汉时期在燕下都这样遗址还能有如此高等级的燕文化墓葬，更无法相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朝鲜半岛已然广泛流行的短内式铜戈会极其孤单的回流到中原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域，这种解释比起短内式铜戈大约在战国中期起源于辽西地区，战国晚期前后经由辽东地区传到朝鲜半岛与越燕山传入燕下都地区的主张无力很多。另外需要注意到，燕下都30号墓葬里出土了不少属于北方系青铜器的牌子，参照乌恩岳斯图先生对青铜牌子的编年^[23]，我们也认为这些牌子属于战国晚期的可能性比较大，并且结合历史文献提出这些牌子与战国晚期燕与匈奴的冲突交流有关的意见^[24]。



图二 短内式铜戈的起源与发展

同时假如燕下都铜戈应为朝鲜半岛返流品的话，还存在另一个不可解释的问题，因为根据笔者对朝鲜半岛出土短内式铜戈的全面研究^[25]，公元前3世纪前后朝鲜半岛出土的铜戈应该是宽内细形短锋型式的短内式铜戈，与燕下都出土的宽内细形中锋型式还是有所差别的，并且燕下都出土的这种型式的短内式铜戈，在朝鲜半岛短内式铜戈发展序列中还应该靠后一些，属于细形短内式铜戈的发展Ⅰ期，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0-100年之间，如此看来，这种型式的短内式铜戈返流回燕下都地区的话，其年代已经入西汉中后期，但目前来看这样的推论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来证实。因此，我们还是主张燕下都出土的短内式铜戈直接发展于辽西地区的短内式铜戈，其与朝鲜半岛的短内式铜戈仅仅是同源品而已，井中伟同意这样的观点^[26]。

三、朝鲜半岛短内式铜戈的功能问题

关于青铜戈的功能、用法问题，井中伟在其专著中已有详细论述^[27]，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是可信的，同时，笔者在全面研究朝鲜半岛青铜武器时也曾指出，由于东北地区东部与朝鲜半岛的地形以及作战习惯等都方面的关系，铜戈这种长兵器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其作为武器的杀伤力，而是相反，很快向着礼仪性青铜器方向的发展^[28]。

经过笔者实地调研，无论是中国东北地区还是朝鲜半岛，绝大部分短内式铜戈在其援部、双翼包括内部均无法观察到特别明显的开刃痕迹或使用痕迹，相反，有些短内式铜戈的援部还相当圆钝，部分铜戈包括笔者亲自观摩过的燕下都辛庄头30号墓出土的短内式铜戈内部还保留明显的合范对铸遗留的痕迹，因此，我们初步判断，这类铜戈应该是在埋藏以前应该只经过了铸造程序，而没有研磨-使用-再研磨这样的步骤。

其次，按照笔者对朝鲜半岛的短内式铜戈的分类，短内式铜戈有一个由宽内向狭内发展的过程，而内在铜戈中主要的作用是绑缚戈秘的，狭内的出现，说明这种绑缚牢固的越来越小，那只有是铜戈逐渐退出战争行为的表现。而与此相关的变化是短内式铜戈由细形逐渐发展为中广形，戈援完全圆钝，厚度明显变薄，与其共伴的多为中广形铜剑与中广形铜矛，这一系列的变化都暗示着短内式铜戈功能完全成为礼仪，而没有任何杀伤效果。

最后还有一个现象似乎也暗示短内式铜戈的功用问题。我们系统整理过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出土的中原式铜戈，按照目前的出土状况，这种铜戈仅分布到大同江沿岸的平壤一带，其往南区域不见分布^[29]。而中原式铜剑，则在朝鲜半岛的西北部、西南部都有分布，其中全罗北道完州郡上林里遗址还一次出土有26柄中原式铜剑^[30]。这说明，中原式铜戈在朝鲜半岛已经丧失了其用武之地，大同江以南地区完全被这种没有杀伤功用的短内式铜戈所取代；而短茎式青铜短剑在整个战争体系中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还需要由大量的中原式铜剑来发挥辅助作用。

参考文献

- [1] （日）小林青树，石川岳彦，宫本一夫，春城秀尔. 辽西式铜戈与朝鲜式铜戈的起源[J]. 中国考古学(7)，2007: 141-146；（韩）李阳洙. 通过韩国式铜戈看韩、中、日三国的交差编年[A]. 韩国考古学大会第32回全国大会发表要旨[C]. 首尔:韩国考古学会，2008:465-477.
- [2] （韩）赵镇先. 韩国式铜戈的登场背景与辛庄头30号墓[J]. 湖南考古学报(32). 光州:湖南考古学会，2009:5-36.
- [3] （韩）李健茂. 韩国式铜剑文化[A]. 韩国的青铜器文化特别展图录[C]. 首尔:汎友社，1992年:133-137；（韩）李阳洙. 通过韩国式铜戈看韩、中、日三国的交差编年[A]. 韩国考古学大会第32回全国大会发表要旨[C]. 首尔:韩国考古学会，2008:465-477.
- [4] （（日）小林青树，石川岳彦，宫本一夫，春城秀尔. 辽西式铜戈与朝鲜式铜戈的起源[J]. 中国考古学(7)，2007:141-146.
- [5] 李清圭. 关于细形铜剑的型式分类及变迁[J]. 韩国考古学报(13). 首尔:韩国考古学会，1982:1-37；冈内三真. 燕下都出土铜戈的启示[A]. 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63-66；（日）吉田广. 武器形青铜器的流通与地域性[A]. 古代亚细亚的青铜器文化与社会[C]. 东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2006:103-108.
- [6] 郭大顺. 异形戈寻踪一兼从文化发展大趋势看辽宁式铜剑的起源[A]. 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1辑）[C].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14-2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葫芦岛市博物馆，建昌县文管所. 辽宁建昌于道沟战国墓地调查发掘简报[A]. 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1辑）[C].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27-36.

- [7] 王成生. 辽宁出土铜戈及相关问题的研究[A]. 辽宁考古文集[C].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3:217-241.
- [8] (韩)成璟瑯. 燕下都出土短内式铜戈小考[J]. 社会科学研究. 光州: 社会科学研究所, 2008:87-100.
- [9] 成璟瑯. 东北系青铜武器的初步研究[A]. 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 600-610.
- [10] 成璟瑯. 关于燕下都短内式铜戈的几个问题[J]. 文物春秋, 2009(3).
- [11] 成璟瑯. 东北系青铜武器的初步研究[A]. 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600-610.
- [12] 国家文物局主编, 方殿春执笔. 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的勘探与试掘[A]. 2000年中国考古重要发现[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57-61.
- [1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葫芦岛市博物馆, 建昌县文管所. 辽宁建昌于道沟战国墓地调查发掘简报[A]. 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1辑)[C]. 沈阳:辽海出版社, 2006:27-36.
- [14] (韩)崔梦龙. 对于韩国铜戈——特别以型式分类为中心[J]. 首尔大文理大学报, 1972(18):213-217.
- [15] (韩)李阳洙. 通过韩国式铜戈看韩、中、日三国的交差编年[A]. 韩国考古学大会第32回全国大会发表要旨[C]. 首尔:韩国考古学会, 2008:465-477.
- [16] (韩)成璟瑯. 燕下都出土短内式铜戈小考[J]. 社会科学研究. 光州: 社会科学研究所, 2008:87-100; (韩)成璟瑯. 关于于道沟遗址出土的青铜武器[A]. 考古学探究(5). 大田:考古学探究会, 2009:97-108.
- [17] (韩)赵镇先. 韩国式铜戈的登场背景与辛庄头30号墓[J]. 湖南考古学报(32). 光州:湖南考古学会, 2009:5-36.
- [18] (韩)赵镇先. 韩国式铜戈的登场背景与辛庄头30号墓[J]. 湖南考古学报(32). 光州:湖南考古学会, 2009:5-36.
- [19] 成璟瑯. 关于燕下都短内式铜戈的几个问题[J]. 文物春秋, 2009(3).
- [20] 欧燕. 试论燕下都城址的年代[J]. 考古, 1988(7).
- [21] 乔梁. 辛庄头30号墓的年代及其他[J]. 华夏考古, 2004(2).
- [22] (韩)赵镇先. 韩国式铜戈的登场背景与辛庄头30号墓[J]. 湖南考古学报(32). 光州:湖南考古学会, 2009:5-36.
- [23] 乌恩岳斯图. 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312.
- [24] (韩)成璟瑯. 燕下都出土短内式铜戈小考[J]. 社会科学研究. 光州: 社会科学研究所, 2008:87-100.
- [25] (韩)成璟瑯. 韩半岛青铜武器研究——与中国东北地区的资料比较[D]. 全南大学校博士论文, 2009.
- [26] 井中伟. 早期中国的戈·戟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1:255-257.
- [27] 井中伟. 早期中国的戈·戟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1:417-423.
- [28] (韩)成璟瑯. 韩半岛青铜武器研究——与中国东北地区的资料比较[D]. 全南大学校博士论文, 2009.
- [29] 赵镇先、成璟瑯. 关于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铜戈的考察——以中原式铜戈为中心[J].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7(1).
- [30] 全荣来. 关于完州上林里出土的中国式铜剑——春秋末战国初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南韩流入问题[A]. 全北遗址调查报告[C], 1976:3-26.

A Review About Related Problems of Short-type Ge

Cheng Jing-tang

Research Centre for Frontier Archa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 Changchun , 130012

Abstract : There are many short-type Ge in northeastern China and the Korea Peninsula. This issue has attracted international in recent years. We will discuss Short-type Ge's naming, name, origin, spread and age issues in-depth in this paper. And analysis the short-type Ge appear which were founded in Xin Zhuang Tou site the No. 30 tomb of Yan Xia du. Combined with the latest material, then put forward my basic views on these issue.

Keywords : Northeast Asia ; Short-type Ge ; Xin Zhuang Tou Site NO. 30 Tomb